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###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

這回書緊接上回，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荏平旅店，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，花容月貌，荊釵布裙，本領驚人，行蹤難辨，一時錯把他認作了一個來歷不明之人，加上一備防範。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，彼此陰錯陽差，你越防他，他越近你，防著防著，索興防到自己屋裡來了。及至到了屋裡，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，自己好進去。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，他可不出來。安公子女孩兒一般的人，那裡經得起這等的磨法？不想這一磨，正應了俗語說：「鐵打房樑磨繡針」，竟磨出個見識來了。你道他有了個甚麼見識？說來好笑，卻也可憐。只見他一進屋子，便忍著羞，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算是道個致謝。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。二人見禮已罷，安公子便向那鞍馬子裡拿出兩弔錢來，放在那女子跟前，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那女子忙問說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公子說：「我方才有言在先，拿進這石頭來，有兩串謝儀。」那女子笑了一笑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，笑話兒了！」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，說：「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，三個人拿去分了罷。」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裡平墊方才起出來的土，聽見兩弔錢，也跑了過來。那跑堂兒的先說：「這，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？」那女子說：「別累贅，拿了去。我還乾正經的呢！」三個人謝了一謝，兩個更夫就合他在窗外的分起來。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。他原想著這是點外財兒，這頭兒要了兩弔，那頭兒說了四百，一弔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了。不料給當面抖擻亮了，也只得三一三十一，合那兩個每人「六百六十六」的平分。分完了，他算多剩了一個大錢，掖在耳朵眼兒裡，合兩個更夫拿著鐵頭繩棍去了不提。

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，自己也知道這兩弔錢又弄疑相了，才待訕訕兒的躲開。那女子讓道：「尊客請坐，我有話請教。請問尊客上姓？仙鄉那裡？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，到下路去，是往那方去？從何處來？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，又不是買賣經商，更不是覓衣求食，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？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，就這等孤身上路呢？請教！」

公子聽了頭一句，就想起嫵婆爹囑咐的「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」的話來了，想了想：「我這『安』字說三分，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？難道我說我姓『寶頭兒』，還是說我姓『女』不成？況且祖宗傳流的姓，如何假得？」便直捷了當的說：「我姓安。」說了這句，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。緊接著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個方向兒，前往南河掉了個過兒，說：「我是保定府人。我從家鄉來，到河南去，打算謀個館地作幕。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面走著，大約早晚也就到。」那女子笑了笑，說：「原來如此。只是我還要請教，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？」

公子聽了這句，口中不言，心裡暗想說：「這可沒的說的了。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，要頂上這門，不准你進來呢！」只得說是：「我見這店裡串店的閒雜人過多，不耐這煩擾，要把這門頂上，便是夜裡也嚴謹些。」自己說完了，覺著這話說了個周全，遮了個嚴密，這大概算得「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」了。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，先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「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，不明世事？你我萍水相逢，況且男女有別，你與我無干，我管你不著。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閒事，問這些閒話，自然有個原故。我既這等苦苦相問，你自然該就侃侃而談，怎麼問了半日，你一味的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？你把我作何等看待？」

列公，若論安公子長了這麼大，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，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！

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，自己膽怯心虛，只得陪著笑臉兒說：「說那裡話！我安某從不會說謊，更不敢輕慢人。這個……還請原諒。」那女子道：「這輕慢不輕慢，倒也不在我心上。我是天生這等多事的人：我不願作的，你哀求會子也是枉然；我一定要作的，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。這且休提。你若說你不是謊話，等我一樁樁的點破了給你聽。你道你是保定府人，聽你說話，分明是京都口脛，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，一身的簪纓勢派，怎的說得到是保定府人？你道你是往河南去，如果往河南去，從上路就該岔道，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，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。若說你往南河淮安一帶，還說得去，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？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，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，像個幕賓的樣子，只是你不曾自己想想，世間可有個行囊裡裝著兩三千銀子，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？」

公子聽到這裡，已經打了個寒噤，坐立不安。那女子又復一笑，說：「只有你說的還有個伙伴在後的這句話，倒是句實話。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，又未必得早晚就好，來得恁快。你想，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裡掏出來的真話不成？」

一席話，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，暗想道：「好生作怪！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得這等詳細？據這樣看起來，這人不只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，莫不竟是個大盜，從京裡就跟了下來？果然如此，不但嫵婆爹在跟前不中用，就褚一官來也未必中用！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

不言公子自己肚裡猜度，又聽那女子說：「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，不但可笑可憐，尤其令人可惱！你道是為怕店裡閒雜人攪擾，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，占了這間房，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。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，從來說『無君子不養小人』。這等人，喜歡的時節，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；煩惱的時節，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。你要這塊石頭何用？再要講道夜間嚴謹門戶，不怕你腰纏萬貫，落了店，都是店家的干係，用不著客人自己費心。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裡，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做這等的笨事。縱說有銅牆鐵壁，擋的是不來之賊；如果來了，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？如今現身說法，就拿我講，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，我白日既提得了來，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？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？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，妄動了一個疑團，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的人！故此我才略略的使些神通，作個榜樣，先打破你這疑團，再說我的來意。怎麼你益發在左遮右掩、瞻前顧後起來？尊客，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，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！」

列公，大凡一個人，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，足智多謀，只怕道著心病。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，遇見了這等多事一個神出鬼沒的腳色，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，字字誅心，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？只急得他滿頭是汗，萬慮如麻，紫漲了麵皮，倒抽口涼氣，「七」的一聲，撇了酥兒了。那女子見了，不覺呵呵大笑起來，說：「這更奇了。『鐘不打破不響，話不說不明』。有話到底說呀，怎麼哭起來了呢？再說，你也是大高的個漢子咧，方才若是小……就是小，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！」這句話一愧，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那女子道：「既這樣，讓你哭。哭完了，我到底要問，你到底得說。」

公子一想：「我原為保護這幾兩銀子，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，所以才苦苦的防範支吾。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眼見的一般，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，我還瞞些甚麼來？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，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，就要我的性命，大約也不費甚麼事。或者他問我果真有個道理，也未可知。」

左思右想，事到其間，也不得不說了。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，才得了個榜下知縣；才得了知縣，怎的被那上司因不托人情、不送壽禮、忌才貪賄，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，革職拿問，下在監裡，帶罪賠修。自己怎的丟下功名，變了田產，去救父親這場大難；怎的上了路，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，沒來的沒來，臥病的臥病，只剩了自己一人。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知生死，打發驢夫去找褚一官夫婦，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。一五一十、從頭至尾、本本源源、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。

那女子不聽猶可，聽了這話，只見他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腮邊烘兩朵紅雲，面上現一團煞氣，口角兒一動，鼻翅兒一搨，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裡滴溜溜的亂轉，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。他便搭訕著理了理兩鬢，用袖子把眼淚沾乾，向安公子道：「你原來是位公子。公子，你這些話我卻知道了，也都明白了。你如今是窮途末路，舉目無依。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，我也曉得些消息，大約也絕不得來，你不必妄等。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，便在我身上還你個人財無恙，父子團圓。我眼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，須得親自走一蕩，回來你我短話長說著。此時才不過午錯時分，我早則三更，遲則五更必到，倘然不到，便等到明日也不為遲，你須要步步

留神。第一拿定主意，你那兩個驢夫回來，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，你總等見了我的面，再講動身。要緊！要緊！」說著，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，說了聲：「公子保重，請了！」一陣電捲星飛，霎時不見蹤影。半日，公子還站在那裡呆望，悵悵如有所失。

卻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，眾人便都有些詫異，及至合公子攀談了這番話，窗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。一時傳到店主人耳中。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，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，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，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，店中受累，便走到公子房中，要問個端的。

那公子正想著方才那女子的話，在那裡納悶，見店主人走進來，只得起身讓坐。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閒話，便問公子道：「客官，方才走的那個娘兒們，是一路來的麼？」公子答說：「不是。」店主人又問：「這樣，一定是向來認識，在這裡遇著的？」公子道：「我連他的姓名名誰、家鄉住處都不知道，從那裡認得起？」店主人說：「既如此，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。客官，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，將本圖利，也不是容易。一天開開店門，凡是落我這店的，無論腰裡有個一千八百，以至一疋兩疋，都是店家的干係。保得無事，彼此都願意；萬一有個失閃，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。事情小，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；到了事情大了，跟著經官動府，聽審隨衙，也說不了。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。要是你自己個兒招些邪魔外祟來，弄的受了累，那我可全不知道。據我看，方才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，還沾著有點子邪道。慢說客官你，就連我們開店的，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，直斷不透這個人來。我們也得小心。客官，你自己也得小心！」

公子著急說：「難道我不怕嗎？他找了我來的，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。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？」那店主人道：「我到有個主意，客官，你可別想左了。講我們這些開店的，仗的是天下仕宦行台，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、吃張餅，都是我的財神爺，再沒說拿著財神爺往外推的。依我說，難道客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？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？莫如趁天氣還早，躲了他。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，我們店裡就好合他打饑荒了。你老白想想，我這話是為我、是為你？」

公子說：「你叫我一個人躲到那裡去呢？」那店主人往外一指，說：「那不是他們腳上的伙計們回來了？」

公子往外一看，只見自己的兩個驢夫回來了。公子連忙問說：「怎麼樣？見著他沒有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好不容易才找著了那個褚爺，給你老撈了個好兒來。他說家裡的事情摘不開，不得來，請你老親自去，今兒就在他家住，他在家老等。」公子聽了猶疑。那店主人便說：「這事情巧了。客官，你就借此避開了，豈不是好？」那兩個驢夫都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店家便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。驢夫一聽，正中下懷，便一力的攙掇公子快走。公子固是十分不願，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；二則當不得店家、驢夫兩下裡七言八語；三則想著相離也不過二十多裡地，且到那裡見著褚一官，也有個依傍；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，合該有這場大難。心中一時忙亂，便把華奶公囑咐的走不得小路，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，全忘在九霄雲外。便忙忙的收拾行李，背上牲口，帶了兩個驢夫，竟自去了。

列公，說書的說了半日，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？他到此究竟為著些甚麼事？他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？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？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，為甚麼挺身出來要攬這樁閒事？及至交代了一番話，又匆匆的那裡去了？若不一一交代明白，聽書的聽著豈不氣悶？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。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，兒女情深，是個脂粉隊裡的豪傑，俠烈場中的領袖。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瀾天恨事，透骨酸心，因此上，雖然是個女孩兒，激成了個抑強扶弱的性情，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：

路見不平，便要拔刀相助；一言相契，便肯瀝膽訂交。見個敗類，縱然勢欲熏天，他看著也同泥豬瓦狗；遇見正人，任是貧寒求乞，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。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，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！

那兩個驢夫在岔道口土山前，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，便是這個人。他從山下經過，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狼說：「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」的這句話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？」他便把驢兒一帶，繞到山後，下了驢兒，從山後上去，隱在亂石叢樹裡，竊聽多時，把白臉兒狼、傻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，聽了個詳細。登時義憤填胸，便依著那兩個驢夫說的路數兒，順了大道一路尋來，要訪著安公子，看看他怎生一個人，怎樣一個來歷。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著了，見安公子那一番的舉動，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，看著不由得心中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憐；想著這番情由，又不覺得著惱。因此借那塊石頭，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由頭。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，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。他便點破了疑團，一席話，激出公子的實話來，才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。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，動了同病相憐的心，想救他這場大難。方才又明聽得兩個驢夫商量，不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，便是安公子不受驢夫的賺，不肯動身，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？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，一肩擔了起來。想著先走這蕩，把這事弄個澈底周全，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驢夫，自己自然有個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淮安的本領。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，無論驢夫怎樣個說法，務必等他回來，見面再行。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，可巧成就了驢夫的一番陰謀，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？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。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，不再絮煩。

言歸正傳。卻說那兩個驢夫引著安公子出了店門，順著大路轉了那條小路，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來。書裡交代過的，從這山往南岔道，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；往北岔道，便是上黑風崗的路。他兩個不往南走，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。行了一程，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，亂石荒草，沒些村落人煙，心中有些怕將起來，便說：「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？」白臉兒狼答說：「這是小道兒，那比得官塘大道呢。你老看，遠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？過了那山崗子，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。」公子只得催著牲口趨向前去。行了一程，來到黑風崗的山腳下，只見白臉兒狼向傻狗使了個眼色，說：「你可緊跟著些兒走，還得照應著行李合那個空驢子。我先上崗子去，看有對頭來的牲口，好招呼他一聲兒；不然，這等窄道兒擠到一塊子，可就不好開咧！」公子心下說：「不想這兩個驢夫能如此盡心，到去倒得賞他一賞。」

那白臉兒狼說著，把驢子加上一鞭子，那驢子便馨著腦袋使著勁奔上坡去，晃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唏嘩嘩山響。不想上了不過一箭多遠，那驢子忽然窩裡發炮的一閃，把那白臉兒狼從驢子上掀將下來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？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，卻沒有那些說鬼說神沒對證的話。原來那白臉兒狼正走之間，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，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杈兒活著，下半截都空了，裡頭住了一窩老梟。這老梟，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鷹，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，深山裡面隨處都有。這山裡等閒無人行走，那夜貓子白日裡又不出窩，忽然聽得人聲，只道有人掏他的崽兒來了，便橫衝了出來，一翅膀正搨在那驢子的眼睛上。那驢子護疼，把腦袋一撥甩，就把騎著的人掀了下來，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也甩掉了，落在地下。那驢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，又一眼岔，他便一歪頭，順著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。那驢又是戀群的，一個一跑，那三個也跟了下來。

那白臉兒狼摔的草帽子也丟了，幸而不曾摔重。他見四頭驢子都跑下去，一咕碌身爬起來，顧不得帽子，撒開腿就趕。這趕腳的營生，本來兩條腿跟著四條腿跑還趕不上，如今要一個人跟著四頭驢子跑，那裡趕得上呢？一路緊趕緊走，慢趕慢行，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。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，那驢子奔了水去，這才一個站住都站住了。傻狗先下了牲口，攏住那個驢子罵道：「不填還人的東西，等著今兒晚上宰了你吃肉！」

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，下來，口裡歎道：「怎麼又岔出這件事來！」抬頭一看，只見那廟好一座大廟，只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。山門上是「能仁古刹」四個大字，還依稀做佛看得出來。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著，左右兩個角門，盡西頭有個車門，也都關著。那東邊角門牆上卻掛著一個木牌，上寫「本廟安寓過往行客」。隔牆一望，裡面塔影沖霄，松聲滿耳，香煙冷落，殿宇荒涼。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，挨門一棵樹下放著一張桌子，一條板凳。桌上晾著幾碗茶，一個錢筐籠。樹上掛著一口鐘，一個老和尚在那裡坐著賣茶化緣。

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：「這裡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？」那老和尚說：「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，怎的走起這條路來？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？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，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才是呢。」公子一聽：「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？」說著，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了來，公子問他道：「你看，如今又耽擱了這半天工夫，得甚麼時候才到呢？」

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：「不值甚麼，咱們再繞上崗上去，一下崗子就快到了。」公子向西一望，見那太陽已經銜山，看看的要落下去，便指著說道：「你看，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？」

兩個驢夫未及答言，那老和尚便說：「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，可是不要命喝粥了？我告訴你們，這山上倆月頭裡出了一個山貓兒，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。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。依我說，你們今晚且在廟裡住下，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。」說著，拿起鐘錘子來，「噹噹當」的便把那鐘敲了三下。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響，早走出兩個和尚來：一個是個高身量，生得渾身精瘦，約有三十來歲；一個是個禿子，將就材料當了和尚，也有二十多歲。一齊向公子說：「施主尋宿兒呀？廟裡現成的茶飯，乾淨房子，住一夜，隨心佈施，不爭你的店錢。」公子才點了點頭，還沒說出話來，那白臉兒狼忙著搶過來說：「你別攪局，我們還趕道兒呢！」那兩個和尚發話道：「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，你不答應！就是我們僧家剩個幾百錢香錢，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，沒化你的。」

不由分說，就先把那駝行李的驢子拉進門去。傻狗忙攔他說：「你也不打聽打聽，『誰買的胡琴兒——你就拉起來』咧！」白臉兒狼一見，生怕嘈嘈起來倒誤了事，想了想，天也真不早了，就趕到崗上，天黑了也不好行事；又加著自己也跑乏了，索性今晚在廟裡住下，等明日早走，依就如法泡制，也不怕他飛上天去。便攔傻狗說：「不咱們就住下罷。」他倒先轟著驢子趕進門來。

公子進門一看，原來裡面是三間正殿，東西六間配殿，東北角上一個隨牆門，裡邊一個拐角牆擋住，看不見院落。西南上一個柵欄門，裡面馬棚槽道俱全。那佛殿門窗脫落，滿地鴿翎蝠糞，敗葉枯枝。只有三間西殿還糊著窗紙，可以住人。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。公子站在台階上，看著卸行李。兩個和尚也幫著搭那駝子，搭下來往地下一放，覺得斤兩沉重，那瘦的和尚向著那禿子丟了個眼色，道：「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，出來招呼客呀！」那禿子會意，應了一聲。

去不多時，只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裡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。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，赤紅臉，糟鼻子，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鬍子植兒，脖子上帶著兩三道血口子，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。他假作斯文一派，走到跟前，打著問訊，說道：「施主辛苦了！這裡不潔淨，一位罷咧，請到禪堂裡歇罷。那裡諸事方便，也嚴緊些。」公子一面答禮，回頭看了看，那配殿裡原來是三間通連，南北順山兩條大炕，卻也實在難住，便回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。

一進門，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，正北三間出廊正房，東首院牆另有個月光門兒，望著裡面像是個廚房樣子。進了正房，東間有槽隔斷，堂屋、西間一通連，西間靠窗南炕通天排插。堂屋正中一張方桌，兩個杌子，左右靠壁子兩張春凳。東裡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，挨牀靠窗兩個杌子。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。左右南北擺著一對小平頂櫃。北面卻又隔斷一層，一個小門，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，屋裡也放著臉盆架等物。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，自己在下相陪。這陣鬧，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。

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，一輪皓月漸漸東升，照得院子裡如同白晝。接著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，堆在西間炕上。當家的和尚吩咐說：「那腳上的兩個伙計，你們招呼罷。」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著去了。只聽那胖和尚大聲叫了一聲：「三兒，點燈來！」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個蠟燈來，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。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幫著穿梭也價服侍公子。公子心裡十分過意不去。

一時茶罷，緊接著端上菜來，四碟兩碗，無非豆腐麵筋青菜之流。那油盤裡又有兩個盅子，一把酒壺。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，壺梁兒上拴著一根紅頭繩兒，說：「當家的，這壺是你老的。」也放在桌兒上。那和尚陪著笑向安公子道：「施主，僧人這裡是個苦地方，沒甚麼好吃的，就是一盅素酒，倒是咱們廟裡自己淋的。」說著，站起來，拿公子那把壺，滿滿的斟了一盅送過去。公子也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「大師傅，不敢當。」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，端著盅兒讓公子，說：「施主，請！」公子端起盅子來，虛舉了一舉，就放下了。

讓了兩遍，公子總不肯沾唇。那和尚說：「酒涼了，換一換罷。」說著，站起來把那盅倒在壺裡，又斟上一盅，說道：「喝一盅！」

僧人五葷都戒，就只喝口素酒。這個東西冬天擋寒，夏天熬水，像走長道兒，還可以解乏。喝了這一盅，我再不讓了。」

那和尚一面送酒，公子一面用手謙讓，說：「別斟了，我是天性不飲，抵死不敢從命。」一時匆忙，手裡不曾接住，一失手，連盅子帶酒掉在地下，把盅子砸了個粉碎，潑了一地酒。不料這酒潑在地下，忽然間噉的一聲，冒上一股火來。那和尚登時翻轉麵皮，說道：「呸！我將酒敬人，並無惡意。怎麼，你把我的酒也潑了，盅子也摔了！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！」

說著，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脖子拿住，往後擰。公子「噯喲」了一聲，不由的就轉過臉去，口裡說道：「大師傅，我是失手，不要動怒！」

那和尚更不答話，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，只把這只胳膊往廳柱上一搭，又把那只胳膊也拉過來，交代在一隻手裡攥住，騰出自己那隻手來，在僧衣裡抽出一根麻繩來，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。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，戰兢兢的哀求說：「大師傅，不要動怒！你看菩薩分上，憐我無知，放下我來，我喝酒就是了！」那和尚盡他哀告，總不理他，怒轟轟的走進房去，把外面大衣甩了，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，往公子的胸前一搭，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，打了一個死扣兒，然後擰成雙股，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，緊緊繫了繩頭。他便叫：「三兒，拿傢伙來！」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手裡端著一個紅銅旋子（銅旋子：指銅盆。），盛著半旋子涼水，旋子邊上擱著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似價的牛耳尖刀。公子一見，嚇的一身雞皮疙瘩，頂門上轟的一聲，只有兩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，也不知要怎樣哀求才好，沒口子只叫：「大師傅，可憐你殺我一個，便是殺我三個！」

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，指著公子道：「呸！小小子兒，別說閒話。你聽著，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，老爺是行不更名、坐不改姓、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！因為看破紅塵，削了頭髮。因見這座能仁古剎正對著黑風崗的中峰，有些風水，故此在這裡出家，作這椿慈悲勾當。像你這個樣兒的，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。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。老爺家裡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，故此不曾出去。你要啞默悄靜的過去，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。如今是你肥豬拱門，我看你肥豬拱門的這片孝心，怪可憐兒兒的，給你留個圓圖屍首，給你口藥酒兒喝，叫你糊裡糊塗的死了，就完了事了。怎麼露著你的鼻子兒尖、眼睛兒亮，瞧出來了，抵死不喝。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，你先抵回死我瞧瞧！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！你瞧，那廚房院子裡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，那就是你的地方兒！這也不值的嚇的這個嘴臉，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。明年今日是你抓周兒的日子，咱爺兒倆有緣，我還吃你一碗羊肉打鹵過水面呢！再見罷！」

說著，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，喀喳一聲，只一扯扯開，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，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脯兒來。他便向銅旋子裡拿起那把尖刀，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，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，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，豎起左手大指來，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。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，雙眼緊閉！那凶僧瞄準了地方兒，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冒勁，對著公子的心窩兒刺來，只聽「噯呀！」咕咚，噹啷啷，三個人裡頭先倒了一個。這正是：

雀捕螳螂人捕雀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，下回書交代。

